

4 月 23 日是“世界读书日”。哪些书籍是国内高校图书馆借阅榜上的“顶流”? 答案是《平凡的世界》《三体》和《活着》。

不久前, 高等教育数据咨询平台麦可思统计了国内 101 所高校 2021 年度的图书借阅数据, 并发布了《2021 年中国大学生图书借阅榜》。

在所有图书类型中, 文学类作品的借阅量“一马当先”。在 20 本最热门的书籍中, 有 18 本为文学作品, 《平凡的世界》《三体》《活着》位列前三, 《明朝那些事儿》《百年孤独》《白夜行》紧随其后。

与此同时, 近几年有研究显示, 国内大学生在阅读广度和深度上普遍存在不足。

2019 年针对苏南地区大学生经典阅读情况的调查显示, 只有 3.14% 的学生表示非常了解经典书目; 同年, 针对重庆地区大学生的调查发现, 每学期阅读 5 本以上经典著作的大学生不到 20%; 2017 年一项调查显示, 选择经典著作作为主导型阅读内容的学生只占受调查者的 31.8%。

国内大学生阅读是否存在“窄”和“浅”的问题? 大学生阅读现状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我们又该如何推动大学生阅读向着广泛而深入的方向发展?

读文学作品等于浅阅读?

“《按自己的意愿过一生》和《遇见未知的自己》。”被问到平常会读什么书时, 口腔医学专业大四学生刘璐(化名)给出了这一答案。

这两本都是关于心灵成长的书, 也就是刘璐口中的“鸡汤书”。每天她都会花上五六个小时读书, 一个月能读七八本。她说这在同龄人算是多的。“大四的学生忙于考研、考证、找工作, 哪有时间看闲书?”

作为医学生, 刘璐大部分时间读的还是本专业的教科书——那些理论知识繁杂、难啃的医学大部头。“老师对我们的阅读量没什么具体要求, 但学医嘛, 就是得多看、多学, 否则很多知识是记不住的。”

对于个人成长而言, 刘璐觉得对自己启发更大的反而是那些业余时间读的心理书。“人总会遇到挫折, 这些书给我带来了力量, 也让我知道如何用更好的心态和方法面对问题。”刘璐说。

在阅读类型上, 天津大学电气自动化与信息工程学院本科生王明辰显然涉猎得更广泛。在他的书目中, 专业书籍同样占据一大部分, 此外, 他还喜欢读心理学、文学著作。《平凡的世界》是他反复阅读的作品, 书中主人公面对艰难困苦时的奋斗精神, 让他深受触动和鼓舞。

在专业上遇到疑惑时, 王明辰也习惯从书中找寻答案。一次课堂上, 老师留下了一个专业问题。为理清解答的思路, 王明辰到图书馆借了 10 本相关的书, 并花了一下午的时间阅读其中相关内容, 写出了自己的看法。“老师虽然没做要求, 但在我的同学里, 有人看的参考书比我还多。”王明辰说。

王明辰也尝试读过难度较大的哲学著作, 比如哲学家牟宗三的《生命的学问》, 但终因太难读而放弃。“这种书可能还是需要老师带着读。”

麦可思的统计数据是否有代表性? 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 中国农业大学图书馆情报研究中心副研究馆员张红伟和大连理工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刘凡儒均表示, 在他们所在的高校图书馆, 文学作品的借阅量确实最多, 热门书目也有所重合。但在他们看来, 如果考虑到文学作品的大众性、通识性, 所有专业学生都会借阅, 那么借阅量也就不足为奇了。

2021 年, 中国农业大学图书馆发布了上一年度的阅读分析报告, 列出了文学类、社会科学类和



自然科学类三大类别的榜单。后两类图书在借阅量上无法与文学作品相比。但在社会科学类榜单上, 《中国哲学简史》《国富论》《资本论》《江村经济》等中外社科经典也都在前十名之列。

“大学生是个活跃的群体, 他们的阅读也会受到社会热点事件的影响。”刘凡儒介绍说, 比如, 电视剧《人世间》热播后, 其原著小说《人世间》借阅数量有显著上升。在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刘慈欣的《三体》获雨果奖后, 相关作品的借阅量也居高不下。

虽然在网络时代, 大学生阅读方式日渐多元化, 但张红伟和刘凡儒都认为, 高校图书馆的借阅情况仍然是了解大学生阅读现状的重要指标。

只是, 张红伟并不认为阅读文学作品就等于浅阅读, 文学是理解不同国家历史和社会的另一个视角, 重要的是学生是否用心阅读和思考了。当然他也认为, 无论学习什么专业, 作为社会性的人, 还是应该多读一读人文社科领域的经典著作,

在大学生书单中, 文学类作品的“一枝独秀”, 以及经典著作的“日渐式微”, 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目前国内大学生阅读存在着“窄”和“浅”的问题。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则不只是学生个体偏好这么简单。我们的整体教育模式是否允许学生养成阅读经典的习惯? 面对学生的读书现状, 高校又能作出哪些对应性调整呢?

图片来源: 视觉中国

从而更深刻地理解我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

“一辈子读的书, 大多那一年读完”

读文学作品不等于浅阅读, 但如果只读文学和本专业书籍呢? 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 多位专家表示, 当前中国大学生阅读的深度和广度仍是远远不够的。

每年考研面试,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石油工程学院教授陈勉总会问一个在他看来再简单不过的问题——过去一年里, 除了教科书, 你还读过什么科技方面的书?

但就是这个最简单的问题, 95% 以上的学生答不出来。其余学生给出的答案也都是实用书, 如《计算机语言》或其他考证的参考书, 涉及科学理念的书籍几乎没有。这让陈勉感到很沮丧。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 陈勉的一位博士生在攻

读硕士期间曾在国外就读一年。谈起那一年的学习, 这位学生比着手势对陈勉说, 国外大学每上一门课, 读的书厚度都在 10 厘米以上, 这是国内没有的经历。他说, “自己一辈子读的书, 大多是那一年读完的”。

在民进中央副主席、教育学者朱永新看来, 造成这种情况最主要的原因是国内大学教育没有把阅读作为最重要的基础。

朱永新曾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短暂学习过。他说, 国外大学几乎所有学科, 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教学, 都是建立在阅读基础上的。大学生的平均阅读量非常大, 一天超过 100 页, 这些书不是教科书, 而是各领域的经典著作。

朱永新还记得, 当时每门课的老师都会开出书单, 罗列很多书目。每节课上, 老师与学生都要就阅读的内容进行交流讨论。

“没读书就没法发言。如果你想要有超越别人的见解, 就要去读那些书单上没有的书。这就给学生一种深入阅读的压力和动力。”朱永新说, “而在国内, 真正以学科学习为导向的大学阅读体系还没建立起来, 大学生阅读仍是个人化、休闲化的, 所以阅读深度和广度就很不够。”

除此之外, 朱永新认为另一个原因在于国内绝大部分学生在中小学阶段没有养成阅读的习惯和兴趣, 导致大学阶段的阅读比较随意。在他看来, 一个人的精神饥饿感是在中小学阶段形成的。发达国家的孩子从小就有系统的阅读书目和指导。这也是朱永新多年来一直组织编制不同年龄段阅读推荐书目的原因。

“无阅读、不教学, 应该成为整个大学教育的理念。一个没有阅读的学校, 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朱永新说。

“不阅读, 也成不了真正的科学家。”陈勉说, 自己与国际同行交流时, 总能感觉到他们对科学未来的展望很有见解和想象力。陈勉相信, 这与长期以来广而深的阅读是分不开的。

一场阅读“实验”

如何改变这种现状? 多年前, 在担任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石油工程学院院长时, 陈勉曾发起过一场阅读“实验”。

他办了一个读书会, 利用暑期一两周的时间, 让老师和学生在一起读书。读书会的范围不限于本校, 外校甚至外地学生都可以参加, 交通费、住宿费全报销。读书会选出的书并不是教科书, 而是能对科学进行深入探讨的书。

在陈勉的预想里, 这个读书会的老师和学生能平等、自由、尽情地交流, 享受思想的碰撞, 学生甚至可以反对老师的看法, 和老师辩论。他想用阅读打破隔绝创新思想的那堵墙。

“我总认为, 创新最大的障碍不在于人才, 而在于人们对权威的看法。但在应试教育的大背景下, 学生总是去猜出题人和老师的想法, 没有自己的想法。读书会能改变这一现状吗?” 陈勉在心里留下了一个问题。

最初, 读书会吸引了不少老师和学生。最多时, 有近 20 个老师带了近 20 个班, 每个班会讨论一本书或者一个读书主题。但陈勉很快发现, 预想中的情景并没有在现实中发生。

“学生总想着此书与我考研有什么关系, 对我考证有什么帮助, 老师也难以放下自己的权威。读书会最终没有跳出老师讲、学生听的窠臼, 慢慢流于泛泛而谈、浅尝辄止。”陈勉说。

这让陈勉感到遗憾, 因为在人生的成长过程中, 大学是最重要的阶段之一, 而阅读是大学生培养独立思考习惯和通往深邃精神世界的路。大学期间的阅读会影响学生的一生。

与人生榜样。

“学习知识、开阔视野当然也很重要, 但我更希望孩子们站在这些巨人的肩膀上, 能看得更远, 甚至对自己的人生目标能有更清晰的认知。”曹雪涛说。

“学生们已经感受到了”

与《中国科学报》记者通话时, 对于此次因疫情原因不能与钟南山院士“亲密接触”, 南开大学医学院本科生袁震流露出些许遗憾, 不过更多的是满满的收获感。

“我觉得钟院士回答了我们一个特别想知道的问题, 就是他们能取得这样的创新成果, 究竟靠的是什么。”袁震告诉《中国科学报》, 在听课的过程中, 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钟南山告诉他们, 要想取得好的研究成果, 一个首要的基本功是深厚的语文功底。

“之前是没有人告诉我这一点的。”他说。给谭小月留下深刻印象的, 则是在蒋华良授课时被问到的一个问题。

“有学生问蒋院士在药物研发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对此, 他几乎没有一秒钟的犹豫, 直接说出最大的困难便是 99% 的努力都失败了。”谭小月说, 这不仅出乎了学生的意料, 也让作为老师的她深受震撼。“我意识到, 失败真的就是成功之母, 任何一点点的成功, 都是站在无数失败的基础上的, 任何人都不会有例外。”

同时, 身处课程现场的谭小月深切地感受到这些院士“真的是想让中国的生物医药走向世界领先, 也真的将这份期望寄托在了眼前这群年轻的学子身上”。

“在这门课前, 那些学术大家在我心目中是模糊的, 我只觉得他们很厉害。但当他们和我们面对面诉说自己过去的经历、遇到的困难和坚持的理由时, 我觉得他们的形象清晰了起来。”袁震说。

听闻此言, 曹雪涛深感欣慰。

有这句话, 这门课程的目的便已经达成大半。“曹雪涛说, 当学生与大师面对面时, 获得知识是一方面, 更重要的是能感悟大师们透过知识传递出的治学理念和人生规划。这太重要了。”

“好在, 学生们已经感受到了。”曹雪涛说。

朱永新曾给自己的儿子写过一封信——《大学是读书的天堂》。“大学阶段, 课业相对没有中小学那么重, 学习也更有自主性, 正是读书的好时候。一方面应该补课, 中小学阶段没有好好读过的书, 尤其是那些最伟大的著作要读起来。大学生在进入大学的第一天, 就应该建立自己的读书计划。”朱永新说。

除了专业阅读, 在朱永新看来, 那些中外经典的文学作品、人文社科著作, 比如《理想国》《社会契约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都是大学生重要的精神养料。

“一个有素养的人, 看到那些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精神高峰, 都应该去攀登。即使暂时读不进去也没关系, 至少你和它们相遇过, 与伟大的思想对话过。”在他看来, “引导学生自主、高效地阅读, 是对大学教育体系的基本要求, 是大学的责任”。

校长推动, 有效力也有无奈

那么, 高校能做什么?

近年来, 上海财经大学每年都会元旦更新发布一份当年版本的《通识经典阅读推荐书目》, 推荐 100 本经典书。最新的书单中既包括《传习录》《国史大纲》《乡土中国》等中国名著, 也包括《西方哲学史》《科学革命的结构》等西方经史哲科等领域的经典。

这是上海财经大学常务副校长徐飞每年“雷打不动”的动作。

早在 2013 年, 徐飞担任西南交通大学校长时, 每年发布经典推荐书目的活动就开始了。时间若再往前推, 他还在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时, 就十分注重通过“经典阅读”推动通识教育, 并促成北京大学出版社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联袂出版“通识教育系列丛书”。

“阅读经典是性价比最高的阅读。但凡称得上‘经’, 称得上‘典’的, 都代表了所在时代的最高智慧。经典是经受住岁月洗礼而历久弥新的人类精华, 值得用心去‘深阅读’。”徐飞如是说。

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他看到了太多学生“或漠视读书、几乎不读专业以外的其他书, 甚至连本专业的书也未好读; 或满足于消遣式、浏览式、快餐式等各种‘浅阅读’”的现实问题。

徐飞说得直接, “如果学生自觉、主动、认真读书, 像考各种证书一样积极, 还需要去逼吗?”

徐飞推行了一些具体的做法。除了每年发布经典阅读书目、推动组建各种读书会, 在世界读书日等重要时间节点举办经典阅读大赛外, 还尝试“2+1”学分制, 即某门通识课(在第一课堂)原本只有 2 个学分, 但学生通过大量阅读并达到规定要求, 则可以(在第二课堂)再拿到 1 个学分。

徐飞笑言, 这是一种用“功利化方法”达到“非(去)功利目的”的一种做法, 实为无奈之举”。

自上而下的推动自有其效力。上海财大《通识经典阅读推荐书目》的制定由学校通识教育中心、教务处、研究生院、图书馆、团委、学生处、党委学生工作部、宣传部、人文学院等多部门参与, 后来校友会也参加进来了。

经典阅读的推进并不容易。“推荐、发布经典阅读书目本身并不难, 难就难在让大家真正意识到经典阅读的重要性, 并能持续深化认识、提升共识, 久久为功, 进而从‘阅读’迈向‘悦读’。”

徐飞坦言, 多读书、好读书、读好书, 天经地义, “大学本应是学生、学者、学问、学科组成的学术共同体, 读书本不需要刻意推动, 但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好在这些努力已取得一些效果, 学校书香校园的氛围日渐浓郁, 这正是徐飞坚持下去的动力。

(上接第 3 版)

对于高职院校而言, 要继续发扬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优势, 在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形势下, 适当拓宽学生基础, 并创造条件, 逐步将专科升为本科, 使之有更多适应性, 以应对未来可能的职业变换。

高等教育结构的这种变换将使高职院校与普通高校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 以致消失。它们共同培养生产、服务第一线的基层工作人员。如此, 高等教育普及了, 研究生就不可能也达到“普及”程度, 他们不再是“精英”, 只是更“专”一些。

在此情况下, 本科生与研究人数比例以多少为宜需要根据社会发展情况研究确定, 目前很难得出明确结论。同样, 社会环境也要作出必要调整, 要摒弃“学历崇拜”观念。企事业单位也应加强岗位培训。目前有的科技企业已在加大研发投入, 岗位培训也是这些企业的重要任务。

此外, 在人事待遇政策上, 企事业单位要以业绩与贡献作为衡量标准。也就是说, “制度”不应将人分为三六九等, 不管何种职业与“头衔”, 其所做出的贡献是不会“封顶”的, 因此各种岗位、头衔的待遇也不能设定不同的“天花板”。说得直白一些, 工人的待遇不一定比教授差。只有这样, 才不至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只有从两方面发力, 我们才能将过分的“考研热”控制在一个恰当的程度, 使高等教育走上正规的发展道路。

(作者系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

『考研热』的『源』与『治』

12 位院士同上一门课, 重点却不是“教知识”——

“站在巨人肩上, 让孩子们看得更远”

■本报记者 陈彬

提到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 很多人都知道他是一名呼吸病学专家。然而, 很少有人知道, 刚刚从医时, 钟南山是想做一名外科医生的。

“我于上世纪 60 年代初大学毕业, 10 年后才成为一名住院医生。当时我的志向是成为一名外科大夫, 但那时候国家号召做好慢性支气管炎预防群治工作, 我便听从组织安排, 加入慢支炎防治小组, 由此也一步步走上了研究呼吸系统疾病的道路。”

不久前, 通过视频直播, 钟南山将这个故事讲给了南开大学医学院的本科生们。他告诉这些听课的年轻学子, “国家要我做, 我就必须要做好。”

这是南开大学“名师引领”通识选修课《医药前沿与挑战》的第四课。钟南山是这门课程的第四位授课老师, 也是第四位院士。

“天花板”级的师资

如果只看这门选修课, 钟南山的授课“同事”们个个都是业界翘楚——

中国工程院院士、南开大学校长曹雪涛作为这门课程的首位授课老师主讲了第一课。除此之外, 还包括已经上完课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葛均波, 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药物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蒋华良, 以及还没有“排上课”的药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凯先, 结构生物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 传染病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

这门总共 24 课时的课程, 将由 12 位院士共同完成, 也难怪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 南开大学医学院副院长谭小月笑称“在高校课程中, 这

样的师资算是‘天花板’级的了”。

值得一提的是, 不同于很多高校临时性地邀请知名学者进行讲座式授课, 作为南开大学一门正式的通识选修课, 《医药前沿与挑战》在开设之前便已经与每一位授课老师进行了详细沟通, 并给每位老师都安排了课时表。老师们按照课表的顺序, 以每周一次的频率, 按时为学生们授课。

“这门课的‘教师’很多都是从事临床工作的院士专家, 这种固定时间上课的课程安排起来是相当不容易的。”谭小月说。

作为课程发起人, 曹雪涛对于“教师们”的专业领域也有着很高的要求。“在这些受邀授课的院士中, 有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领域的, 有药物和医疗器械研发领域的, 有传染病领域和公共卫生领域的, 也有口腔医学领域的专家。我们希望以此让学生们最大限度地打开视野。”他告诉《中国科学报》。

师资力量“高规格”、课前准备很周到, 但在受访时曹雪涛却表示, 这门课程的重点并不在于给这些本科生传授多少知识。这又是为何?

酝酿多年的“硕果”

事实上, 《医药前沿与挑战》并不是南开大学开设的唯一一门由学术大家讲授的课程, 而只是其“名师引领”系列课程中的一门课而已——据谭小月介绍, “名师引领”系列课程开设于 2021 年。该系列课程均由校内理工科学院士、人文社科讲席教授等担任首席专家, 并邀请国内外名师, 为南开大学本科生授课。

至于开设这些课程的原因, 曹雪涛坦言是为完成他多年来的一个夙愿。

4 年多前的 2017 年底, 曹雪涛卸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的职务, 成为南开这所百年名校的掌门人。此时, 一个问题摆在他